**《红楼梦》（31-60回）诗歌赏读示例**

**咏白海棠（第三十七回）**

【说明】

这是大观园姊妹结成“海棠诗社”后的首次吟咏。李纨被大家推为社长，负责评诗，迎春限韵，惜春监场。诗成后，大家认为黛玉的最好，李纨却评宝钗为第一，探春表示赞同，宝玉则为黛玉不平。第二天史湘云到来，又和了两首，众人看了，称赞不绝。限门盆魂痕昏，限韵脚只能依次用“门”、“盆”、“魂”、“痕”、“昏”五个字。

**其一** 贾探春

斜阳寒草带重门［1］，苔翠盈铺雨后盆［2］。

玉是精神难比洁，雪为肌骨易销魂［3］。

芳心一点娇无力，倩影三更月有痕［4］。

莫谓缟仙能羽化，多情伴我咏黄昏［5］。

【注释】

［1］寒草：秋草。带：连接。重门：重重院门。

［2］苔翠：青翠的苔色。

［3］“玉是”二句：以玉和冰雪喻白色的花。苏轼《松风亭下梅花盛开，又韵》诗：“罗浮山下梅花村，玉雪为骨冰为魂。”同时，这又是以花拟人，把它比作仙女，因为《庄子·逍遥游》曾说美丽的神人“肌肤若冰雪”。销魂，使人迷恋陶醉。

［4］倩（qiàn）影：美好的身姿。月有痕：月有影。李商隐《杏花》诗：“援少风多力，墙高月有痕。”全句说，深夜的月亮照出了白海棠美丽的身影。

［5］“莫谓”二句：不要说白衣仙女会升天飞去，她正多情地伴我在黄昏中吟咏呢。缟（gǎo），古时一种白色的丝织品。这里指白衣。以“缟仙”说花，承前“雪为肌骨”来，道家称成仙或飞升叫“羽化”，意思是如同化为飞鸟，可以上天。末句用唐代刘兼《海棠花》诗意：“良宵更有多情处，月下芬芳伴醉吟。”

**其二** 薛宝钗

珍重芳姿昼掩门，自携手瓮灌苔盆［1］。

胭脂洗出秋阶影，冰雪招来露砌魂［2］。

淡极始知花更艳，愁多焉得玉无痕［3］？

欲偿白帝凭清洁［4］，不语婷婷日又昏［5］。

【注释】

［1］手瓮（wèng去声）：可提携的盛水的陶器。

［2］“胭脂”二句：诗的一种修辞句法，意即秋阶旁有洗去胭脂的倩影，露砌边招来冰雪的精魂。洗出，洗掉所涂抹的而显出本色。露砌，带着露水的阶台边沿。北宋诗人梅尧臣《蜀州海棠》诗：“醉看春雨洗胭脂。”

［3］“愁多”句：花儿愁多怎能没有痕迹。就玉说，“痕”是瘢痕，以人拟，“痕”是泪痕，其实就是指花的怯弱姿态或含露的样子。

［4］“欲偿”句：白帝，西方之神，管辖秋事。秋天叫素秋、清秋，因为它天高气清，明净无垢，所以说花儿报答白帝雨露化育之恩，全凭自身保持清洁，亦就海棠色白而言。凭，程高本作“宜”，不及“凭”字能传达出矜持的神气。

［5］婷（tíng）婷：美好的样子。

**其三** 贾宝玉

秋容浅淡映重门［1］，七节攒成雪满盆［2］。

出浴太真冰作影［3］，捧心西子玉为魂［4］。

晓风不散愁千点［5］，宿雨还添泪一痕［6］。

独倚画栏如有意［7］，清砧怨笛送黄昏［8］。

【注释】

［1］秋容：指花的容貌。

［2］七节攒（cuán蹿阳平）成：说花在枝上层层而生，开得很繁。攒，簇聚。雪：喻花。

［3］出浴太真：杨贵妃为唐玄宗所宠，曾赐浴华清池。白居易《长恨歌》中写到，说她肤如“凝脂”、“娇无力”。所以借以说海棠花，又比喻兼以玄宗在沉香亭召贵妃事为出典。玄宗曾笑其“鬓乱钗横，不能再拜”的醉态说：“岂妃子醉，直海棠睡未足耳。”（见宋人释惠洪《冷斋夜话》）太真，即杨贵妃，字玉环，号太真。

［4］捧心西子：参见第三回《赞林黛玉》注［5］。宋人赋海棠词中时有以杨妃、西施并举的，如辛弃疾《贺新郎》、马庄父《水龙吟》等皆是。

［5］愁千点：指花如含愁，因花繁而用“千点”。

［6］宿雨：经夜之雨。

［7］独倚画栏：指花。参见第十八回《怡红快绿》注［4］。

［8］清砧（zhēn真）怨笛：古时常秋夜捣衣，诗词中多借以写妇女思念丈夫的愁怨，秋笛也与悲感有关。砧，捣衣石。

**其四** 林黛玉

半卷湘帘半掩门［1］，碾冰为土玉为盆［2］。

偷来梨蕊三分白，借得梅花一缕魂［3］。

月窟仙人缝缟袂，秋闺怨女拭啼痕［4］。

娇羞默默同谁诉？倦倚西风夜已昏。

【注释】

［1］“半卷”句：这句说看花人。“半卷”、“半掩”与末联花的娇羞倦态相呼应。湘帘，湘竹制成的门帘。

［2］“碾冰”句：因花的高洁白净而想像到栽培它的也不该是一般的泥土和瓦盆，所以用冰清玉洁来侧面烘染。

［3］“偷来”二句：意即白净如同梨花，风韵可比梅花，但说得巧妙别致。宋代卢梅坡《雪梅》诗：“梅须逊雪三分白，雪却输梅一段香。”又雪芹之祖曹寅有“轻含豆蔻三分露，微漏莲花一线香”的诗句，可能都为这一联所借鉴。

［4］“月窟（kū）”二句：谓白海棠如月中仙子穿着自己缝制的素衣，又如闺中少女秋日里心含怨苦，在抹拭着眼泪。月窟，月中仙境。因仙人多居洞窟之中，故名。缟袂（mèi妹），指白绢做成的衣服。苏轼曾用“缟袂”喻花，有《梅花》诗说：“月黑林间逢缟袂。”这里借喻白海棠，并改“逢”为“缝”，亦甚巧妙。袂，衣袖，亦指代衣服。

**白海棠和韵二首（第三十七回）**

史湘云

**其一**

神仙昨日降都门［1］，种得蓝田玉一盆［2］。

自是霜娥偏爱冷［3］，非关倩女亦离魂［4］。

秋阴捧出何方雪［5］？雨渍添来隔宿痕。

却喜诗人吟不倦，岂令寂寞度朝昏［6］！

【说明】

此首与下一首为史湘云和诗。

【注释】

［1］都门：本指都城中的里门，后通称京都为都门。这里即是通称，因小说中大观园在“帝城西”。

［2］蓝田：县名，在今陕西渭河平原南缘，秦岭北麓，渭河支流灞河上游，古时以产美玉著名。

［3］自是：本是。霜娥：青霄玉女，主管霜雪的女神，亦称“青女”。这一句出唐代李商隐《霜月》诗：“青衣素娥俱耐冷，月中霜里斗婵娟。”

［4］“非关”句：事出唐代陈玄祐《离魂记》传奇。故事说，张镒的幼女倩娘，与王宙相爱。张镒将她另许别家，王宙愤恨而诀别远行。途中倩娘忽然追至，两人就一起遁去。他们在外地共居五年，回家看父母，家人都惊讶不已。这时，从房中跑出倩娘，与回家的倩娘相抱，合成一体。原来当时倩娘怨忿成病，卧床数年不起，跟王宙外逃的只不过是她的魂魄。这是一个不满包办婚姻的幻想故事。这句说，海棠虽非倩女，但也像离了魂的女子一样多情。亦，程高本改作“欲”，句意就不同了。海棠当然与倩女离魂故事无关，说不说岂非都一样。

［5］秋阴：秋天的阴云。南朝颜延之《陶征士诔》：“晨烟暮霭，春煦秋阴。”云阴与雨雪相连，但秋天尚未下雪，所以后边要用表疑问的“何方”二字。捧出：将秋阴拟人化，写出花的形状如一捧雪。

［6］岂：程高本作“肯”，都是岂肯的意思。

**其二**

蘅芷阶通萝薜门［1］，也宜墙角也宜盆。

花因喜洁难寻偶，人为悲秋易断魂［2］。

玉烛滴干风里泪［3］，晶帘隔破月中痕［4］。

幽情欲向嫦娥诉［5］，无奈虚廊夜色昏［6］！

【注释】

［1］蘅芷：蘅芜、清芷，香花芳草。萝薜：藤萝、薜荔，蔓生植物（皆见之于第十七回）。为下句写海棠种植随处适宜而先写环境。

［2］断魂：形容极度悲愁。

［3］“玉烛”句：白玉色的蜡烛，烛芯烧完、蜡泪滴干时，剩下的是一堆凝脂，以喻花。

［4］“晶帘”句：晶帘即水精帘，从帘内可见帘外景物，唯白色的东西不明显。所以唐代韦庄《白樱桃》诗说：“王母阶前种几株，水精帘外看如无。”这里说月中花的姿影被“晶帘隔破”，亦兼用韦庄诗意，从颜色来写。

［5］幽情：隐藏在心中的怨恨。嫦娥：神话人物。本是羿之妻，羿从西王母处带回不死之药，嫦娥偷服后，飞向月宫。诗词中多以嫦娥写女子的寂寞孤单。这里花向嫦娥所诉的“幽情”，亦与“难寻偶”等语有关。

［6］夜色昏：戚序本作“夜已昏”，与黛玉之作重复；程高本作“月色昏”，与第六句“月中痕”用字相犯。今从庚辰本。

【评解】

结社、赏花、吟咏唱和是清代都门特别盛行的社会风气，是封建贵族阶级的闲情逸致的表现。大观园的公子小姐当然不会例外。这些诗和有关情节给我们提供了认识这种生活的画面。如果从这一角度看，诗本身的价值是不大的。但作为塑造人物思想性格的一种手段，它仍有艺术上的价值。

李纨评黛玉的诗“风流别致”、宝钗的诗“含蓄浑厚”，可见风格上绝不相混。李纨、探春推崇宝钗，独宝玉偏爱黛玉，评诗的分歧，也都表现各自立场、爱好和思想性格的不同。湘云的诗写得跌宕潇洒，也与她的个性一致。这是作者高明之处。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诗多半都“寄兴寓情”，各言志趣。作者甚至把人物的未来归宿，也借他们的诗隐约地透露给读者了。

探春的诗中“芳心一点娇无力”，使人联想到她风筝谜中“游丝一断浑无力”，她后来应是江边离别，孤帆远去的（参见其“册子判词”）。“缟仙”、“羽化”之喻，很像与苏轼前后《赤壁赋》中写自己扁舟江上所见所感有纠葛。

宝钗诗深意尤为明显：“珍重芳姿昼掩门”，可以看出她恪守封建妇德，对自己豪门千金的身份十分矜持的态度。“洗出胭脂影”、“招来冰雪魂”，都与她的结局有关；前者通常是丈夫不归、妇女不再修饰容貌的话，后者则说冷落孤寂。“淡极始知花更艳”，宝钗所以“罕言寡语”、“随分从时”，能得人心，受到上下的夸赞。“愁多焉得玉无痕”，话里有刺，总是对宝玉、黛玉这二“玉”的讥讽。

宝玉诗中间二联，可以看作对薛、林的评价和态度：宝钗曾被宝玉比为杨贵妃，则“冰作影”正写出了服用“冷香丸”的“雪”姑娘的个性特点。“病如西子”的黛玉，以“玉为魂”，这“玉”指的是谁，自不难猜到（第五回中，众仙子埋怨警幻说：“姐姐曾说今日今时必有绛珠妹子的生魂前来游玩，故我等久待。何故反引这浊物来污染清净女儿之境？”谁是“绛珠妹子的生魂”，已经明点了）。“晓风结愁”、“宿雨添泪”，岂不是宝玉一生终不忘黛玉的心事的写照？

黛玉诗中“碾冰为土”一语，评者多欣赏它设想的奇特，若看作是对宝钗讥语的反击，则锋芒毕露。以缟素喻花，无异暗示夭亡，而丧服由仙女缝制，不知是否因为她本是“绛珠仙草”。此外像“秋闺怨女拭啼痕”之类句子，脂评已点出“不脱落自己”，看来也确像她的“眼泪还债”。

湘云诗“自是霜娥偏爱冷”一句，脂评也已告诉我们“不脱自己将来形景”。所谓“将来形景”，就是说她后来与丈夫卫若兰婚后不久就分离了（续书所写不同）。在第二首中，如“难寻偶”、“烛泪”、“嫦娥”等，皆暗示她和她丈夫后来成了牛郎织女那样的“白首双星”。作者还写湘云“英豪阔大宽宏量”，则“也宜墙角也宜盆”的隐义是说她无论是在史家绮罗丛中受到娇养，还是投靠贾府寄人篱下，都能处处顺合环境，随地而宜。

凡此种种，要使每一首诗都多方关合，左右逢源，若非作者惨淡经营，匠心独运，是很难臻于完美境地的。